

審是帙序

夫鑿不精則目力亂。識不審則舌
本搖。審是則似者不能奪也。砥砭
似玉。鋤石似金。鸞鷟似鳳。野馬似
麟。木蘭似桂。奚醢似檀。房葵似狼
毒。鉤芴似荇華。天下之舉相似者。

類然也。審是則橫口而出。人不得而非。所謂至是無非之謂是。張靖之之雜言。其審是者也。傳云。孺子之相似者。惟其母知之。靖之乘人倫之鑑。不惟似是眩惑。其別孺子者甚審矣。吾觀世人開卷五尺許。

未知輔嗣何所道。平叔何所說。馬鄭何以異。指例何所明。而便盛于塵尾。自呼譚士者。何必識之。審正。以未審。故敢謾言之。一審其是。又木然不敢置喙矣。嗟乎。黎丘丈人。惑于似子者。而殺子。瑯琊巨伯。惑

者。是。中。片。
于似孫者。而殺孫。天下之惑于似。而。以。言。殺。人。者。不。知。其。幾。也。人。慎。無。未。審。而。先。言。也。

仙臞何偉然題



廣快書卷二十

西湖何偉然。仙矚纂
延陵吳從先。寧野定

審是帙

張靖之雜言易名

景泰中一日晨出暮歸。抵家天色盡暝。入室更衣。遂解下裳。暗中有火星。星自裙帶中出。袖摺至。掩上晶熒流落。凡三四見。荆婦相顧失色。不敢言。時方嚴告。蚤戶科孫珉遠戍邊地。余自意

平生不家于官。何適逢此異兆。反覆研管。忽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。而余所爲裳。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。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。况余被酒。體氣蒸鬱。或因以致火。亟呼婢令于拋後。力持曳裳。余以手磨拭無筭。及手熱。幾不可忍。而火星應手至。明日入朝。見兵科王汝霖道此事。汝霖曰。先君爲工部侍郎時。嘗暮歸。見此。然惟綾裙中有之。以此知事物異常者。必有所自。不可遽爲驚駭。傳惑下人也。

予妾羅氏。河間人。衣冠冑也。至其父門祚少衰。以春鹽爲業。嘗早至長蘆。行海濱。有虎當道。倉皇中。復有一虎絕其後。自分必死。向之左右拜。稽顙哀懇。久之。虎相繼躍入蘆荻中。因匍匐伏行。至田舍。田舍人見其不能語。知其驚虎也。以湯灌之。稍蘇。報其家。扶昇以歸。病三月乃已。酉陽雜俎。豎子看鬪。東坡沙上抵首之說。信有之。

或言猫得鼠弗能遽死。嗥嚇作聲。俟其革骨脫。憊方能食。人之形神不先脫喪。虎雖猛終不能搏。啗之彼有寘虎圈而卒無害理。固可論哉。

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。頸與身等。昂舉若鳳。今京師人家多存畫本。景泰末西域進白馬。高如之。頸亦類焉。後足脛節間有二距。毛中隱若鱗甲。段九成所記松雪翁所畫六蹄。蓋此類也。天順中予復見之。御馬監坊沙道上。但不受羈。

馬不知其行日幾何也。造物奇偏。固有常異。是又不可與柳宗元疑八駿圖。龍鳳騏驎。螭。爲妄者並論。

素尚寶忠徹世善相人。人有以相干之。則叱罵甚。有與之往還。終其身不得其言。相者士大夫至其家爲之畱連飲酌。久之俟其喜而自言。十中八九人謂其高貴。不肯輕用其術。予謂此正其所以專乎術者也。凡人之貴賤。壽夭禍福。根

于。心。而。動。乎。體。固。有。隱。而。難。見。者。必。從。容。玩。狎。
得。其。真。而。后。言。否。則。寧。不。言。也。使。不。善。自。固。其。
術。易。于。而。好。談。一。日。所。接。豈。止。數。十。內。鑿。不。精。
目。力。隨。亂。與。世。之。凡。士。何。相。遠。哉。唐。舉。許。負。而。
下。載。諸。方。冊。者。皆。其。驗。者。不。驗。而。弗。傳。者。亦。多。
也。忠。徹。非。能。盡。相。人。能。用。其。相。人。之。術。者。耳。

湯胤勣公讓信國公族孫也。博記而言誕。天順
七年冬。坐不法除官。行。籍常州。遣發之日。諸

舊皆出餞。胤勣謂所親陳嘉猷魏瀚曰。勞負親
友。然非久別。明年正月十七日後。便當相見也。
公等幸識之。及次年。適符其語。胤勣果以赦還。
考其學術。未必精鑿如此。豈常遇異人耶。予出
京後。胤勣鎮西陲。遂虜歿。竟不得詰實前語云。
世之奇花異卉。莫貴于牡丹。得之者愛護培養。
無所不至。然十植一存。酷難生發。五穀莫貴于
稻。然著土輒生。得水便長。耘耨之際。用功甚粗。

而秀實盛倍他物。此見天之生物固常厚于養人也。

草木中耐寒者極多。素馨。車前。鳳尾。治薺。薜荔。石菖陽。冬青。木犀。山梔。黃楊。石楠。山茶。不可勝紀。然惟松栢梅竹獨擅晚節之名。豈以其材能適用。不專取其耐寒耶。人有偏長之德。而無所取材。亦不足稱矣。但梅竹自大江以北。漸寡而無。則亦未爲耐寒上品。是猶所謂一國之善士。

焉。孔子曰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。豈齊魯之間不見梅竹耶。抑別有意耶。

正統丁卯。予年二十一。初赴鄉舉。中場之日。老父于中庭得桂一枝。葩葉新茂。不知所從來。因寘瓶。沃以水。祝曰。倘吾子獲薦。花其發榮。淹宿盛開。香氣滿室。是年八月二十四日。揭曉。先一夕。先母孺人夢一老叟自門入中庭。持筆如椽。蘸毫天水缸。書孫字于挹清樓外粉牆。字崇廣。

專堵。母自捧泥。依字畫墁。圻之。翌日報書至。後學士呂逢原嘗作瑞應記。自是兩試春官皆下第。辛未二月入場之夕。沐浴焚香再拜禱于都城隍之神。曰。寧親老家貧。千里棄養。以求尺寸之進。今兩舉矣。如功名可期。神賜顯夢。如命分淺薄。神幸昭示。寧當領教一方。不復有意干進士矣。禱畢。局促就寢。夜半。夢登海鹽縣障海石塘前。見大山。一老叟指謂予曰。此崑崙山也。凡

三指三語。方欲詰問。忽驚悟。遽起呼家童索燭。取禹貢織皮崑崙研省紬繹。因不復寐。亟趨試院。與支中夫遇于道。共相勞苦。嘆進取未遂。予曰。中夫今日看書經題。若有崑崙字。是予佳候也。中夫固問所以。遂以夢語之。中夫咲曰。人嘗言痴人信夢。靖之良是焉。及得題。果織皮崑崙。是年書經舉人多爲所窘。桐鄉楊給事青席舍相近。走予所疾言曰。六題皆得旨。惟禹貢一題

不能通洽。因爲開陳意義詳述註疏。是年青登
第。名在第七。錄其文一篇。余竟下第。甲戌二月
初三日。予方抵京。匆促僑寓。不暇檢閱舊業。自
分此行。又成畫餅。初五日夜。夢前狀元柯孟時
過舍。以梅花見遺。方受花。柯曰。足下今年狀元
甲子。予亦甲子。予素畏雷。正
驚怖。頃一霹靂聲擊同座一人仆。遂寤。是年予
幸登榜。名亦在第七。錄文一篇。聞主司閱卷時。

黃學士諫。欲以余爲第一。與錢學士溥。張郎中
穆。互持高下。取決于主考。學士商公輅。以予策
論頗優。而經書義不及彼。卷遂以彭華爲首。尹
直爲經魁。黃素負氣。因與二公有隙。奮筆批予
卷。有「大廷之對。必出人頭地之語。開院後。具
以此言。諸人次日。以紅絨織毯一端。見惠。曰。唱
名之後。當以是爲朝服。努力向上。幸毋相忘也。
及廷試之日。屬藁未半。禮部侍郎姚公過予。

所熟視墨草。曰：汝卽張寧耶。筆力甚高。所欠實語。蓋予方以勤勸。上爲中興之務。因姚語。遂以勤德爲體要。有頃。姚與尙書胡公澐偕來。相顧有喜色。自是內外執事諸公。皆接踵繼至。無少間。觀者咸屬目期待。晷刻盡未。予初脫藁。適胡姚二公至。胡附耳曰：此卷應當讀。善自珍重。予以紙短告。遽命儀制司檢納。卷得。李曰：良衍紙續楮尾。予以天晚爲懼。胡曰：第自畱心。吾爲

汝進本。依曾蔡故事。給燭。親爲添視。水命監試官研墨以助。天且暗。同年皆出。尙未畢。乘昏。老草不復計端楷。忽傳宣閉門。諸執事官較皆散出。胡亦不能獨止。亟命儀部郎中俞欽收卷。送予宿禮部。戒勿遽歸。明旦携予入朝。候直房下。胡姚二公詣內閣。請容足卷者三。大學士王公文鳳言曰：張寧南方人耶。若今日際卷。如謂臨軒何。胡遂不復言。館閣臺省。因共吝惜。命卷傳

閱少保于公謙。謂如天馬行空。胡公謂其忝知貢舉久矣。乃誤此一人奈何。大學士陳公循因衆論未平。取卷視之曰。此厚皮饅頭也。衆知事不濟。乃陰寘卷于循所閱卷中。得預第二甲。胡姚之力居多。放榜之晨。中外士不知者猶相傳謂予爲第一。及唱名。乃孫賢也。自是喧傳累日。聲入禁中。尋有寺取進士張寧寫不了卷及牛倫試策。御覽畢復送。內閣收貯。聞喜宴。

罷吏部尚書王公翱。戶部侍郎李公賢。皆從容見問。慰籍再三。延譽甚至。是年禮部奏選庶吉士入翰林。首及予名。自念親老。與沾一命之封。若俟儲養事。必後期。具以情懇辭。胡曰。吾閱士多矣。以足下之材入翰林。十年必獲進用。姚曰。足下若不做吉士。急於仕進。天下皆薄汝。遂引詣內閣呼選。既及。因對曰。寧質魯年長。鞭策不前。不願畱也。時陳王二公。因對策事。乃聽出對。

策之暮。倉皇出禁中。忘持。賜策。後得之于周。公修撰洪謨。而所對文字。了無遺稿。後一年。呂公逢原。黃公廷臣。自內閣錄出。欲令裝一卷。諸公咸爲跋識其詳。予辭之。乃不果。嘗自說省文。雖不畱陳腐。若比之古義。求爲之御。且不可。何足爲天下先。時新出草野。不識忌諱。縱使成篇。亦不堪上讀。况先母夢兆于七年之前。已有孫字之應。予爲孫賢。勸下士益數定也。又遺梅雷。

震之事先後同符。不足多訝。但厚負主司。及諸先達。汲引之盛心。爲可愧耳。其間捧泥墁字。至今未白。惟織皮之夢。旣驗。而虛若爲青設者。及予中會試名第。事實一與青同。造物之于人。豈固有巧哉。科目止于發身。無足爲意。老病還家。偶憶舊事。用記其始末。以見予之感遇云。

王汝霖民望。聰厚清重。文行皆佳。人以其闕閱子弟。多槩視之。不知其爲良器也。然好作吳語。

以資笑談。一日與兵科劉昭。刑科陳嘉猷。遇民
望謂劉曰。西門豹將何之。陳應曰。東門瓜欲何
往。蓋俗呼陝人爲豹子。蘇州人爲冬瓜。陳實爲
劉復訓也。民望正色曰。不必邪談。吾適在科中
看漢書考異。欲與二公論之。文帝初畊籍田時。
借牛于田家。旣終畝。二耕叟互錯認牛。喧問不
已。帝召問之曰。父老何自錯牛物色。奈何。一叟
前曰。此小而馴者。其之牛。彼大而勞者。臣欲牛
不爲虐矣。

予使朝鮮。抵遼。出連山隘口。二日。按營荒野。官
較指言北山中有居人數家。一老者自宣德末
見時。已年八十餘。今猶強健。因與副使武士英
單騎徐行。約里許。抵委徑寥絕處。所居累塹架
梁。覆以樹皮。男女皆髻髻草服。老者見客。殊不
省異。問其年幾何。曰。不知。問其曾至遼城否。曰。

昨日曾去。殆若不解人事者。蓋自來生長草野。世無服役。不過墾植收斂。或食松榛實。蔬參菊苗。飲泉水。自相煦沫。不知有營度憂慮事。平生不經營五味豐腴之物。清淡安全。所以致壽。漢胡廣傳載。穰縣菊水。其地飲之者。上壽百二十歲。七八十者。猶以爲天。觀此老人。信有之也。人能不以外物勞心。而又淡薄于世味。久而不渝。自足致壽。彼偃仰呼吸。以求鍊形服氣者。適徒

自苦耳。

魏人伐蜀。戒嚴。費禕方與來敏對碁。意無厭倦。却與謝安之事相類。然安遂破敵。禕竟爲郤循所害。大率禕性寬簡過度。安外寬內密。觀安告王坦之之言曰。獨不能爲性命。忍須臾耶。此便可見。故二子之成敗亦異。

聖賢知人之明。與愛人之仁。互相發。堯之于鯀。既知其不可。猶望其能治水而已。諸葛孔明之

于馬謖。先主嘗言其不可大用。亮雖知之。猶冀其能受吾之節制。可以致功。其後皆敗績。故聖賢寧傷其明。不忍拂乎仁。後世若裴行儉之徒。乃欲以一見之間。鑒別不遺。此必有曲巧也。不然。史過言耳。

韓魏公盜入齋寢。事人皆羨公有量。予謂當先稱其有識也。量雖大。使盜不捨而殺之。已則已矣。如國何此。殆與春秋戰國之士等耳。于量也。

何益。蓋公明識之深。灼見盜者之必不加刃于公。故使之既寤。而相與言。因而示之以閒雅。定靜也。故世之有量者。無不自識中來。此格致之功用。所以先于誠正也。

嘗疑昌黎先生三上宰相書。及自薦諸書。事頗傷于難進。然觀其論用世。屢以孔墨同語。宜乎以博愛爲仁也。則豈以上賢兼愛爲急務哉。人才之生。如貨物之產。用而求焉。則聚而見不。

凡不求則散而藏其賤且輕者。遇貪賈猶可以
屈取其貴且重者。苟不得善價。燕賈寧沒身不
售。甘遺資美于後世焉。不反其故而謂天下無
才是。猶謂天下絕貨物也。

岳州巴陵易公名海。初仕爲潯州通判。到任時。
知府常州李宗羨。歿已一月。斂于公廨。公視篆
間。聞其妾病甚。所隨惟一僕。常使詢視。遺以藥
。俸薪米之資。久之。妾病少差。泣告所使。詢視者。

曰。妾非李素娶。因此地云多瘴毒。其妻子僕從
皆不行。就道時。始納我。及傭此。漢與偕來。不意
李卽死。傭見妾病。意將不良。通府公節有所遺。
傭皆擅絕爲己有。妾無纖悉沾惠。幸爲我達公。
全妾薄命。公聞之。驚惻不已。戒使勿言。具告鎮
守叅將馬義。擇行伍中謹厚老婦。往侍候。日夕
不許暫離。詢視益切。至妾病良愈。公絕不與見。
爲之經營買舟。歸其喪。收簿其俸給。及賻贈。得

白金三百兩。使一吏護喪。責付其家。先爲移文。至常郡。會入其數。仍遣老婦守侍李妾。抵其室。戒吏與婦必得李家書。及公文。乃返。其所以周給老婦家。飭約吏人者。無不備盡。傭竟不得一肆其志。而李之棺槨得入于土。妾亦無幾微少損。時成化十二年也。予嘗聞其事于江湖士大夫中。及公移任嘉興。數相過從。乃得備詢其實如此。嗟哉。易公厚矣。若宗羨之處事。君子可以

爲鑒

隣有患盜者。嘗固守其前門。而不虞其後戶。盜覘其不虞也。常入自後戶。而詭迹于前門。以售疑于主人。其後守益固。而盜益數。或告之故。于是重關累棧。加之扃鎖。而時其啟閉。盜亦時其慎懈也。而月猶一至焉。主人不勝其勞也。遂塞戶塗壁。絕其所由。而尤偵伺惟謹。盜乃絕。君子曰。天之生人。凡耳目口鼻諸有竅者。畢前而一

不背繫。豈嚴密之則。固當在後耶。予謂斯役未足爲居室之恒法。然于防盜也。爲可一用焉。火浣布。予初于蘇州張廷義家。及仁和縣純一僧院見者。皆大如折二錢。近于朱孟瑜縣丞家見者。狹長如衣帶。漬油則可代燭。覆火則可焚香油。盡火熄則完全如故。梁冀帳巾。魏武時所貢。元別怯赤山石絨。所織信皆不妄。因記向在京時。嘗于指揮胡繼寓所見。其父宗伯公所得。

宣廟賜物如錢大者。其二其形色絕似雲母石類。世之硝子。而質甚薄。以金相輪廓。而銜之爲柄。組制其末。合則爲一。岐則爲二。蘇軾詩中等子。匣老人目昏。不辯細字。張此物于雙目字。明大加倍。近者又于孫景章叅政齋。再見一具。試之復然。景章云。以良馬易得于西域。賈胡滿刺。似聞其名爲優逮。二物皆世所罕見。若論利用于人。則火浣雖全足。亦當退處于優逮也。

予見某侯家傳美石一方。中有一人。緋袍玉帶。端拱而坐。又見觀音寺衙衙寺僧所收謝庭循一石。方廣三四寸。中劈爲二。內函魚骨一具。首尾皆全。予先考墓祖考時啟祖姚殯合瘞。發砌石一紫色者。剖爲二片。其中樹石茂密。一人冠帶立樹下。若凝眸遠望。了如筆墨描畫。先考謹藏。欲解爲畫屏。後因被災而燬。又家藏石蟹一枚。具體如生。以水磨之。腥氣如蟹。病目者稍塗兩眥。頗能定痛。大氣流行。融結變化。真有不可強論者。



國家圖書館,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, TAIWAN, R.O.C.

